

第三回 蘇大娘乳哺守節 孟士元訂期比箭

卻說蘇大娘因家窮欲守節，願作乳奶，撫養女兒。適孟士元要尋乳母，係要王直的，有鄰婦與孟士元有親，遂薦蘇大娘與孟家為乳母。孟士元見蘇大娘舉止端正，又是士人之妻，乳漿極多，憐其小戶婦人，能守名節，留他母女在家，吩咐婢僕不許怠慢，俱稱為蘇大娘。杜氏更加謙恭有禮，凡婢僕遇有小過，為其曲庇，眾皆感激。

及韓夫人臨盆，腹中絞痛昏迷，注生娘娘鳳冠麟袍，後隨一花冠紅袍女，進房謂夫人曰：「吾乃注生娘娘，特送執拂女前來，日後名聞天下，富貴驚人。」又見花冠女向前抱住韓氏，連稱母親。韓氏痛醒，聞得滿室蘭香，再一絞痛，生下一女，韓氏心知非比常人。士元喜蘭香一日被方散，亦知非俗女。及至三朝，見女生的眉目清秀，韓氏說明夢中言語，遂取名孟麗君，交蘇大娘撫養。

轉瞬間，孟小姐年已四歲，與蘇映雪同庚，猶姊妹一般，行坐相隨，一樣孩子，俱皆俊秀，育語不苟，孟士元一並愛惜。孟小姐心極靈巧，凡事參透，韓夫人愛如珍寶。及至五歲時，孟士元親教孟嘉齡讀書，孟小姐亦隨兄攻書，孟翰林遂著蘇映雪與兒女同讀，三人中唯有孟小姐屬是用心沉潛，且又天資聰敏，過目成誦，字字不忘。孟嘉齡雖亦勤讀，但天資終是不及其妹。蘇映雪卻亦勤讀。孟小姐至七歲，四書五經俱已讀過，便能吟詩。夫人因小姐畏痛，不忍穿耳，孟士元曰：「若不穿耳，不成女流。」夫人笑曰：「侯臨嫁穿耳未遲。」遂不穿耳。及至九歲，便能作文。此時公子年已十三歲，每日作文，俱不及妹。孟士元每對夫人歎曰：「家門不幸，女勝於男，若使女兒為男，怕不是鼎甲奇才。」蘇映雪中等才能，只能吟詩作文而已。

且說孟小姐讀至十二歲，每作詩文與父親批改，孟士元擱筆不能批改一字，每對夫人歎曰：「若使朝廷一設女科場，吾女定是狀元無疑。」小姐亦知雖精通詩文無用，細覓家遺書，諸子百家及律例等件，無不通曉，醫卜命相，俱皆暢曉，又用心學習女工，凡刺繡針譜，無所不合，就在幽香閣同蘇映雪母女一處臥睡。孟小姐心好清淡，不施脂粉，只戴一朵鮮花，生成嬌豔。蘇映雪亦能詩文，容貌雖遜孟氏，若比他人，勝過百倍。夫人又留心買一幼婢，年十二歲，名呼榮蘭，諸事乖巧，最稱小姐意，在閣上服侍小姐，十步不離。每有官家求親，孟士元因俱非是佳婿，皆辭以年輕。因孟士元以皇甫敬相約，不時到帥府飲酒，孟士元常說女兒才學，雖翰苑名士不及，凡有疑難事，父子難決，女兒一言，即便剖明，智慧無人可及！且又深明世務，待下以寬，上下人等，俱皆敬重，唯姻事實難擇配，云云。各官宦深知孟小姐才貌，因此求親者頗多。

且說秦布政受了皇甫敬囑托，次早備了執事，來到孟府前，只見孟府前已放一頂大轎。把門人忙傳帖入內。適遇南門外一個鄉宦，名叫顧宏業，乃二甲進士出身，曆官至鴻臚寺卿，年

進五旬，告假養母，近日辭官回鄉，來拜孟士元；方接坐待茶，

只見家人帶帖報曰：「本省布政來拜，說有要事面會。」孟士元對顧宏業曰：「老先生請坐，弟迎接秦布。」顧宏業曰：「待秦布政會過，老夫的話長，慢慢說明。」孟士元即令開中門，親列滴水簷前，只見大轎前來，孟士元向前拱手曰：「治弟不知老公祖下降，不曾遠接，望乞恕罪。」秦布政慌忙下轎答禮曰：「下官何能，怎勞老大人迎接。」二人相遜進內，顧宏業早已降階迎接曰：「老公祖駕到，老夫有失迴避，望赦唐突之罪。」秦布政答禮曰：「下官不知老先生在此，有失傳帖，勿罪勿罪。」三人上堂遜坐，因秦布政乃是父母官員，坐在東一位，顧宏業坐在東二位，孟士元主位相陪。

茶罷，顧宏業對秦布政曰：「老公祖有何貴事，請即言明。」秦布政曰：「老先生先來，下官怎好唐突，侯老先生言畢，下官方敢啟齒。」顧宏業曰：「老夫所言之事甚長，又未曾啟齒。公祖乃父母官，有事當先說，學生隨後再說未遲。」孟士元曰：「顧先生方到，尚未開口，公祖有事，請即賜教。」秦布政曰：「既蒙二位先生吩咐，下官有情了。」顧、孟齊聲：「不敢。」秦布政謂孟士元曰：「下官特來求令媛親事。」言罷，即向顧宏業曰：「下官事已說明，老先生有事，只管開陳。」顧宏業笑曰：「老夫亦為孟小姐姻緣，來爭老公祖的媒禮。」秦布政亦笑曰：「弟一生庸愚，那裡會賺媒禮，實乃受人囑托來的。若果要賺媒禮，顧老先生所說姻緣，未必即我說的親事，這媒禮卻是難奪哩！」顧宏業曰：「若論老夫所說這段姻緣，就是普天下再尋，亦無有勝我說的姻緣。但老公祖乃受人囑托，老夫乃是為親求親的。」

且說孟士元聞二人求親，便愁眉鎖結，問曰：「未知二位老大人所說何家姻緣？請即言明。」秦布政曰：「下官所說良緣，就是本省皇甫元帥的爵主皇甫少華。我想皇甫元帥與孟老先生是好友，皇甫少華又是年少才貌雙全的豪傑，以令媛結親，真是天賜良緣。未知顧老先生所說何家的良緣？」顧宏業曰：「下官乃為至親求姻，就是舍甥，係元城侯劉捷次子劉奎璧，年方十六歲，才貌雙全，弓馬武藝俱精，日日同皇甫少華下校場掄刀比箭，不分高下。舍甥女現為證宮皇后，屢欲奏主封官重用，因大舍甥劉奎光鎮守北平雁門關，殺敗撻鞬番兵有功，先帝令其永鎮雁門關，為北邊保障，連舍甥婦陳氏搬往隨住。舍妹因溺愛次子奎璧，故不便其出仕；日後縱使出仕，舍妹亦不肯使媳婦遠離，要留在家服侍，兩邊就近，令媛常得往來。若配皇甫家，日後移回湖廣，相見豈不煩難？須配舍甥為是。」秦布政曰：「相女配夫，何爭遠近。」孟士元心思，兩婿俱佳，湊巧一齊求親，卻難推辭。遂鎖著雙眉，對秦布政並顧宏業曰：「拙妻最愛此女，連下官亦不便自主。待下官向拙內相商，方好回。」秦、顧二人曰：「婚姻大事，正當與令丘夫人相商為是，老先生請便。」孟士元曰：「二位大人請坐，待下官進內相商。」遂進後衙。

恰遇韓夫人、孟嘉齡母子正在議論家事，見孟士元進來，俱起身迎接坐下。韓夫人問曰：「聞得秦布政前來，何事嚴孟士元即把二官員求親言明。」夫人曰：「到底哪一家好呢？」嚴孟士元曰：「若論門戶，兩家相當，皇甫少華相貌福澤，劉奎璧人品卻也俊雅，真是兩個才貌俱屬可敬，教我亦難分高低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劉捷自持開國元勳，又係爵主，況是無賴出身，在朝強橫，藐視百官，我們父子皆是善良官員，何苦與他結親？旁人必說我們趨炎赴勢。皇甫敬乃科第狀元出身，凡事守法，妹子姻緣必許皇甫敬家為是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我亦是此主意，只是二人齊來求親，若許皇甫家，豈不激怒侯門？卻是不便。」孟嘉齡亦蹙眉曰：「此事誠難佈置。」父子躊躇，無策可施。

只見其媳婦方氏，微笑不言，韓氏曰：「賢媳何故微笑？」媳婦方氏曰：「好笑公公父子要做許多大事，僅此小事，有何難說？」韓氏曰：「依你有何計策？」方氏曰：「我們花園寬大，兩家俱是將門之子，今公公便可向名媒約定日期，招兩家公子齊到花園，以百步為界，用一枚大銅錢釘在樹上，再把先帝御賜公公的大紅官錦袍用一紅帶懸在一支楊柳上，讓明各人第一支楊柳中取

縛的楊柳枝上，二要射在大錢的錢孔內，三要射斷縛袍的帶子，紅袍墜地，方為合式，聽天主婚。若是三箭俱中，即便許婚，倘兩家俱不能中，俱皆不許。一則可觀二子才能，二則能使他兩無怨言。」韓夫人曰：「賢媳此言甚善，老爺當依計行事。」孟士元笑曰：「射箭走馬那樣的事，怎能作準齊中？若依媳婦言語，只怕女兒姻緣永難定著。」方氏曰：「公公有所不知，弓箭之事，若功夫練成，何難齊中，況姑娘具此才貌，苟非蓋世英雄，怎好妄配。」韓氏曰：「老爺當依媳婦言語行事。」孟士元點頭稱是，仍到後堂，向秦、顧謝罪曰：「失陪有罪了。」秦、顧齊稱：「不敢，未知尊夫人所言親事若何？」孟士元曰：「拙妻是溺愛不明。」就將花園比箭，聽天主婚並具體定期言明。顧宏業尋思外甥弓馬婉熟，便答曰：「此等憑天主婚極好，就在來日齊到比箭，以便定著若何？」嚴秦布政曰：「果然來日比箭極好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既然如此，不才來日潔肱，以候二大人並二賢姪少爺。」顧宏業自思，秦布政乃代人求親，中與不中，無關輕重，我甥至親，倘外甥不中，我豈不失臉？寧可勿來為妙。就向秦布政並孟士元曰：「老夫來日有一要事，不得同來，只著外甥自來，理合說明，免使二大人等待。」秦布政亦恐皇甫少華不中，累著自己無顏，一聞此言，早知顧宏業心事，乘勢曰：「此事卻亦不約而同，下官亦有兩件公干，也是無暇，就著皇甫少華同劉爵主自來比箭，又免得孟老先生破費。」顧宏業聞言暗笑，奸詭人人會用，秦布政見識與我相同。即接口曰：「來日只令二少年來，卻是利便。」孟士元曰：「來日二位老大人無暇，就當改日比箭，何必定在來日？」顧宏業曰：「姻緣事須要一說便成，從無改期之理。」秦布政曰：「正是，況二少年俱是孟公的世姪，自來方合式，不必改期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既承二大人吩咐，從命了。來日恭候二爵位前來，萬勿失約。」秦、顧辭別，各上轎起身。

孟士元進內，對妻子說明備細，即命家人打掃花園，候候來日，便要備酒請二公子。家人領命行事。夫人問曰：「到底哪一家好呢？」嚴孟士元曰：「皇甫少華生得龍眉秀眼，面貌端厚，大有福澤。劉奎璧膀闊腰細，人材美麗，卻是及不及皇甫少華有福澤，看來兩人不分高下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劉捷平日為人兇惡，不及皇甫敬良善。」孟士元曰：「我亦欲配皇甫少華。」

且說秦布政回到帥府，因有總制全省文武官員，便宜行事的權柄，就在內廳下轎。門首帶察折晉後堂，皇甫敬令開中門請進。秦布政從東角步進後堂，皇甫敬降階迎接，秦布政忙行庭恭禮，皇甫敬雙手扶住曰：「貴司何必行此厚禮。」攜手上堂，欲行賓主之禮，秦布政執以晚輩禮坐下。茶罷，秦布政曰：「昨蒙老元帥以令郎良緣見委，到了那邊，適逢顧宏業代劉奎璧求親，孟士元約定兩家比箭定婚，特來稟復。來日令爵主三箭若中，姻緣便成。」皇甫敬自料兒子箭精，答曰：「煩費老先生跋涉，來早就著小兒到貴衙，候老先生同往孟府比箭。若得良緣成就，自當厚禮相謝。」秦布政曰：「令郎良緣，卑職理當效勞，怎好言謝。但方才顧公有事，說過兩家媒人都不必往，說明二少自去，卑職來日恰辦有公務，令郎可自往孟府為妥。」皇甫敬應曰：「如此卻亦便捷，就著小兒來日前去。」秦布政稱是，遂辭別回去。

皇甫敬退入後衙，夫人兒女正在內堂閒談，皇甫敬即便坐下，就把秦布政言語說明：「我兒明日可留心前去比箭，顯爾才能。」原來皇甫少華為人寬廢大度，聞言心中不樂，又見父親一團高興，不敢推辭，只是沉吟不語。皇甫敬不悅曰：「我兒癡呆不語，莫非箭法不及劉奎璧，不敢往射嗎？」少華曰：「孩兒時常與劉奎璧往校場練習弓箭，不分上下，孩兒何懼之有！但兩人比箭，必有一失，那全中的，自然歡喜，唯有失誤的，豈不失了臉？兒與劉奎璧相好，若是孩兒失誤還可，倘奎璧不能全中，豈不被人取笑？況孩兒非好色之徒，寧可不往，讓奎璧結親，全了友誼，另求別家罷。」皇甫敬聞言，大怒曰：「兩家媒人俱已約定比箭，爾若不往，軍士豈不取笑吾堂堂元帥，一個兒子三支箭亦不能射，有何顏面教訓將士？真是可惱！」夫人埋怨公子曰：「媒人約定，明日正當前去射個全電使我們爭口氣。」小姐曰：「賢弟，我教你一個方法，來日就讓劉奎璧先射，他若三箭俱中，你可不必射，落得做個空人情與他，他若兩中一失，爾去射豈無一中？兩人俱無全中，雖少一支，卻亦無妨。」夫人喜曰：「你姊言之有理，爾當聽從。」少華只得應允。

且說劉捷原是無賴出身，氣力武藝強大，跟隨元世祖開國，屢立奇功，後封元城侯，文武各官都讓他三分，最有權勢。劉捷娶妻顧氏，生二子一女，又娶四親，長子劉奎光，亦多戰功，曆官至雁門關總兵，次女名燕珠，嫁與皇孫鐵木耳為元姐，時已為皇后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